

拓宽思维空间 实行横向联系

——外国文学教学改革刍议

蔡 先 保

要改变目前外国文学教学中“一概论、二作家、三作品”这种单一封闭的固有模式,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就必须拓宽思维空间,实行横向联系。本文结合教学实际,从比较研究、归类研究、图表研究、科际研究等方面探讨了外国文学教学中的问题,提出了教学中如何实行横向联系的途径和方法。

长期以来,我们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许多文学史著,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概论、二作家、三作品”的固定公式;千篇一律地进行着“一主题思想、二人物形象、三艺术特点”的作品分析;把本来丰富多彩的文学史内容硬性塞进单一封闭的模式。这种线性的思维方式往往把人们的眼光局限得十分狭小和短浅。而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正冲击着一切领域,特别是电脑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迫使人们采用宏观的、全方位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把握历史。外国文学,作为一门直接面向世界的学科来说,就必须拓宽思维空间,实行横向联系。

综观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境地,除了对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文学遗产进行继承和创新之外,还跨过国界,横向借鉴,广泛地吸取其它民族文学的养料,逐步地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新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19世纪中后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之所以名家辈出,硕果累累,恐怕与各国文学大家们之间横向借鉴分不开。但丁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看作自己的导师,巴尔扎克对英国历史小说之父司各特推崇备致,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莱特》的剧情就导源于古丹麦的历史故事,列夫·托尔斯泰曾读过卢梭的所有作品。而20世纪的文坛上,各国文学之间,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互为借鉴,彼此融合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这些,即为我们实行横向联系提供了客观基础。

横向联系的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近年来采用较多的有以下几种:

一、比较研究 所谓比较研究,就是通过两国或多国文学的类比,以鉴别异同,找出文学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学习和运用这一方法,能使我们有效地突破民族文学的狭小圈子,站在人类文化的制高点上,俯视整个文学的发展全貌,推动文学史向深广两方面发展。例如,我们在介绍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时候,就可以联系法国作家莫泊桑、美国作家欧·亨利进行比较

研究。他们三位都是享有世界声誉的短篇小说大师。他们的创作都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然后探幽发微,以小见大,提炼出深刻的主题。然而,他们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上又各有所长。契作情节单纯朴素,语言简洁精练;莫作情节多变,扣人心弦,语言华丽多彩;欧作则突兀反常,奇峰陡起,结尾部分往往出人意料之外。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就会把问题剖析得透彻深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近几年,比较研究的方法已被广泛地引进到教材编写、课堂讲授、毕业论文的撰写等活动中,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当然,要熟练地、准确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我们教学工作者不仅要重视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而且还要求我们具有宏观的眼光和健全的知识结构,抓往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科学的、有效的比较。

二、归类研究 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归类研究就是把这些相似的事物归并集中,然后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进行系统分析。通过这种途径和方法所得到的是关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全貌和整个过程。在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上,个人反抗社会曾是许多作品所描写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些怀才不遇、愤世疾俗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成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由于他们的政治态度、性格特征十分相似,即具有“共性”,我们可以把他们归并为三组人物类型进行研究。第一类是“拜伦式的英雄”。这是根据拜伦的诗歌《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主人公和“东方叙事诗”中的主人公所提取的一个概念。这类人物孤傲独立,追求爱情与自由,具有强烈的个人反叛精神,最后遭到败亡。第二类是“个人奋斗的英雄”。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同名主人公均属此列。他们聪明睿智、不满上层,追求名利不择手段。第三类是“多余人”形象。这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具有厌恶上流社会,又脱离人民;立志改革,又无能为力等特点。如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却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等均具有上述特点。如果我们再把这三类人物典型归并集中起来,然后放在19世纪的欧洲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则不难发现他们都具有反抗压迫、反对专制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又具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和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人物“共性”乃是19世纪的欧洲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通过这种归类研究,便使我们对这一人物类型的整体性质、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和整体与环境的联系等问题有了一个完整明晰的认识,有利于我们系统准确地去把握这一段文学史的时代特征及文学创作概貌。当然,归类研究并不限于人物形象类型,大至整个文学史的构架体系,小至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点均可采用。

三、图表研究 图表研究就是采用简单的图形和表格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描述的方法。在以往的教学,表格的运用并不罕见,它在归纳基本知识,使之简单、明晰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它在阐述分析文学作品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结构艺术方面却不能凑效。近年来,由于系统理论、结构主义等新方法论的引进,图形教学法开始运用于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图形教学法往往从作品内部情节结构入手,绘制出简单的几何图形,再辅以精练的文字说明或提示。采用这种方法,能够调动学生的视觉功能,使作品中错综复杂的思想内容、情节线索、人物关系等在人的大脑皮质层迅速成象,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如张世君同志采用圆形几何图形,将雨果的对照艺术原则和《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特征及相互关系描绘得透辟深刻,且一目了然。张玉华同志曾在《点滴话“汪洋”》一文中,列举了《神曲》的“三棱状立体结构图”、《高老头》中的“平行纽结结构图”、《安娜·卡列妮娜》的“双边合拱结构图”等近十种图形,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教学实践证明,图形教学法的正确运用,对于废除程

式化,灌注式的教学方法,建立起开放性的、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具有明显的特异功能。

四、科际研究 科际研究专指对于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文学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的。思潮流派的演变、作家的创作活动、作品的功能效果,都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它领域密不可分。事实上,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理论家本来就不是“单打一”的文人墨客,他们有着渊博的文化科学知识,他们作品中的知识含量及其功能远远超出了文学的界限。然而,我们以往在教学过程中,基本上是就文学谈文学,文学以外的学科和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就很少涉及。因此,思路狭窄、体系封闭。自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不仅以原子突爆式的速度和规模更新与发展,而且使传统学科之间那种泾渭分明的界限逐渐消失,走向交叉和融合。因此,我们就需要扩大视角,从别的学科领域来观察文学现象,用别的学科的方法研究文学问题。

就文学与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门类而言,它们之间尽管内在结构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人类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都是社会生活形象的反映,它们之间存在着彼此孕育,互相阐发的关系。例如绘画艺术常从文学作品中提取创作素材。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题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希腊神话,一个是圣经文学。反过来,文学创作也常常从绘画艺术中获得灵感。法国诗人马拉美的名诗《牧神的午后》就是受了布歇绘画艺术的启发后而进行创作的。所以,有人把文学与绘画并称为姊妹艺术。

文学与自然科学这两个学科领域相距甚远。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也很不相同。但是,文学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门类,却可以吸收自然科学的思维成果。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曾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特别是细胞学、能的转化和生物进化论等三大发现,大大促进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而唯物主义的哲学又直接或间接地引导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去观察生活、分析生活,透过表面现象去洞察事物的本质。自改革开放的政策实行以来,外国文学领域中的学术空气显得十分活跃,许多自然科学的思维成果被引进到文学研究之中。如有的运用“测不准原理”去欣赏现代派文学作品,有的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去分析哈姆莱特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还有的联系颅相学去探讨巴尔扎克笔下葛朗台先生的外貌描写。这种横向联系有时能解决文学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给人以新鲜的、有益的启迪。

至于文学与哲学、宗教、历史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其亲缘关系,更是由来已久。文学与历史联姻产生过史诗和历史小说,文学与哲学结合产生了哲理小说,文学与宗教交汇产生过宗教剧和赞美诗。

总之,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科研中,引进其它学科的思维成果,探讨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从社会整体上更深刻地认识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艺术规律,而且使我们对具体作家和作品有更全面的了解和评价,更准确地确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横向联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探讨文学的本质规律,丰富文学史的内容,更新文学史的结构形式。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目光要放得开,也要收得拢,理论结论必须针对着文学,保持文学的主体地位。其次,横向联系的方法多种多样,使用的时候要“因地制宜”,做到科学准确,既不可机械地使用某一种方法,以免出现新的“程式化”、“公式化”,也不可信手拈来,盲目使用,把外国文学的教学弄成了“小什锦”、“大杂烩”。

(本文责任编辑 江 平)